

H 轻叩名门 邱春川

傅抱石的育儿经



青年时期的傅抱石。资料图

在《名家家风》一书中,详细记载了画家傅抱石如何教导子女的故事,读来受益匪浅。

1946年10月,傅抱石结束了在重庆的生活,携家带口返回南京,定居在傅厚岗6号,继续在中央大学艺术系执教,讲授书法、篆刻以及中国美术史课程。

几年后,他们家附近的一条街道上多了一些摆书摊的商贩,对于喜欢读书的傅抱石来说,那些书摊的出现,给他平日略显繁忙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乐趣。

当时,每天吃过晚饭,只要手头没事,傅抱石都会带着最疼爱的二女儿傅益璇,前往书摊闲逛。此时的傅益璇已到了上小学的年龄,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,也喜欢读书画画。那时,只要听到父亲喊自己的名字,傅益璇就知道父亲要带自己去逛书摊,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

时间长了,那些书摊老板得知傅抱石是大画家后,对他都敬仰几分。不过,傅抱石却没有一点大画家的架子,过去之后,他总是非常随和地和那些书摊老板聊天拉家常。等招呼打得差不多了,便拉着傅益璇的小手,给女儿介绍书摊上的那些书:哪本书是讲中国历史的,哪本书是很有名的文学书,哪些书看了对绘画有帮助,等等。傅抱石讲得认真有趣,傅益璇听得专心。

有一天,一位书摊老板腼腆地对傅抱石提了个请求:“傅教授,大家都说您的画好看,下次来,不知道能不能带上几幅给我们瞅瞅,也让大家开开眼。”傅抱石谦虚地摆摆手说:“好看谈不上,只是喜欢。不过,下次来我一定记得带上。”

几天后,傅抱石吃过晚饭便出了门,这次他没有带女儿。那天直到很晚,傅抱石才带着几幅画回来。第二天吃饭时,傅抱石说起他昨晚把画带给那些书摊老板看的事,同时表示,也想请对方给自己多提提意见。

傅益璇好奇地问父亲:“他们都是小商贩,真能提出有用的意见吗?”傅抱石一脸严肃地回答道:“不要小瞧了那些书摊老板,他们对美的东西,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看法,有的想法非常值得学习。所以,不管你们以后从事什么职业,都记住这句话,多听别人的意见总没坏处。”听了父亲的话后,傅益璇和哥哥姐姐们都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傅抱石一生育有两子四女,他们的品行都像父亲一样,谦逊、朴实、低调。傅抱石去世后,他的儿女们都成为了画家,有的擅长山水画,有的擅长水墨画,每个人的创作风格都独一无二。或许,这也是傅抱石留给子女最珍贵的家风吧。

H 流金岁月 王红雨

踯躅空山里

从四月底开始,庭院里的几丛杜鹃就陆陆续续地开,此起彼伏。这会儿,车库墙角边的一丛开得正好,似一团彩色云霞谪仙飘落在地。我既描绘不出它的美,也说不出它的颜色。到网上去查询和比对,觅得这叫“踯躅色”。

踯躅色,是指杜鹃花鲜艳的紫红色。踯躅也是杜鹃花的别名。唐白居易《题元八溪居》诗云:晚叶尚开红踯躅,秋芳初结白芙蓉。

今天才知晓原来杜鹃花有如此文雅的别名。在杜鹃花之前,我先知道的是映山红,这又回到童年了。那部当时家喻户晓的老片《闪闪的红星》中就有一首《映山红》插曲,如今在网上搜出来听,熟悉的曲调,满满的年代感,“夜半三更哟盼天明,寒冬腊月哟盼春风,若要盼得哟红军来,岭上开遍哟映山红……”

在电影里,是潘冬子的母亲在深情地唱这首歌。记忆中,在片子里并未能够一睹映山红的花姿,隐约记得一幕场景:即将牺牲的母亲那从容坚毅的脸庞被熊熊的火光照亮,潘冬子眼里泪光闪闪,歌声嘹亮又悲壮地响起:“映山红哟,映山红,英雄儿女哟,血染成……”

我不记得当年是在哪里看的这部电影,可能是在母亲教书的海南师范学院的灯光球场,抑或是附近的解放军“一八七医院”操场?感觉该是露天观影,革命歌曲的旋律响起,铺天盖地的豪情和感动。再想想,大半生来和母亲一起观影的体验,几乎都是来自革命老片,记得更小的时候,有一回母亲带我去电影院看朝鲜影片《卖花姑娘》,我一路哭着回来,满脸的眼泪、鼻涕,母亲还纳闷我为什么哭得这么厉害,都有些后悔带我去看。

映山红是革命鲜血染红的,当年我小小的脑瓜里,是不是有这样的逻辑和定义?初中毕业那年,随母亲出了海南岛,周游岛外各地,到了南京还特地要去雨花台捡雨花石,因为那也是烈士的鲜血染的。

记忆中,上世纪70年代,每次去解放军“一八七医院”看露天电影,队伍都是浩浩荡荡的,邻居们各家推一辆自行车,带着板凳和孩子,一路走过去。道路两旁是田野,看完电影,回来的路上,天黑漆漆的,可以望见那散落在坟茔野地上的闪烁磷火,心里还会掠过一丝莫名的畏惧。这些年,和父母乘车从那一带经过,看着窗外高楼商场林立,再没有当年的一丝痕迹。

那个年代,那个年纪,那么多的感动,都是糊里糊涂的,仔细回想,却又真实而抽象。也不光是孩子吧,据说电影里演唱《映山红》的那位歌唱家,在接到演唱该曲的邀约时,还从来没有见过映山红,为了搞懂映山红到底长什么样子,她还专门去了植物园和美术馆,去了解映山红。终于,她找到了演唱时应有的情感。



杜鹃花。资料图

到了快上大学时,母亲一遍遍地叙述和怀想着她母校里的映山红:“中山大学图书馆边有一簇簇的杜鹃花,开得很美。”于是,我最终如愿以偿地和母亲成了校友。

每年春天,中山大学大康乐园的图书馆边上总会绽开一簇簇的杜鹃花。我每次带着书本经过时,仿佛走在与母亲的青春重叠的岁月。

我好奇杜鹃花为何会有“踯躅”这样的别名,一种说法是:在中国,杜鹃花最早的记载见于汉代《神农本草经》,以“羊踯躅”为曾用名,因植物本身有毒性,令羊犹豫徘徊不前。另有一种版本:在古代传说中,杜鹃鸟原为蜀国的望帝杜宇,死后化为鸟,悲鸣不已,口中流血,滴在花上,染红了杜鹃花。古人看到杜鹃花盛开,其颜色鲜红,联想到杜鹃鸟哀鸣且徘徊不去的样子,便以“踯躅”命名,表达花鸟之间凄美的意境,所谓“春心托杜鹃,踯躅空山里”。

今年三月,我和大学舍友相约云南,看了大理烂漫的樱花和桃花,寻而不遇的乡村古梨树,邂逅古村老宅一株古梅兀自春来发几枝……但我言之凿凿:到云南,最想看的还是漫山遍野开着的杜鹃花——那里本是杜鹃花的故乡。

似水流年。我渐渐发觉,如今吃东西吃的是怀旧,种花也种的是情怀。譬如这样,在大洋这一边的家园植上几丛杜鹃花,年年等花开,看花落。“踯躅”也好,徘徊也行,总之,杜鹃花是心底的一份萦绕,长长久久。

H 季候物语 吴建

一晴方觉夏深

连日的雨,下得人心也湿了。雨丝细密,如织女抛下的银线,将天地缝作一片。人们蜷缩在屋内,偶尔探头望望天,又缩回去,仿佛怕被雨丝刺了眼。如此这般,竟不知春已悄悄溜走。

巷口的柳树原先是嫩绿的,如今却浓得化不开。那绿意在雨水的冲刷下愈发深沉,竟显出几分老态来。树下常有几只麻雀,羽毛被雨水打湿,显得格外瘦小。它们蹦跳着啄食泥水中的什么,想必是些虫豸罢。行人匆匆而过,溅起的泥水惊飞了它们,转瞬又落回原处,继续它们的营生。

雨丝如细密的帘幕,将世界笼罩在一片朦胧的灰调之中。街道上行人寥寥,撑着伞匆匆而过,衣角沾着湿漉漉的水汽。店铺的招牌在雨雾里若隐若现,霓虹灯的光晕被雨水晕染得格外柔和。菜市场里,菜贩们百无聊赖地守着摊位,新鲜的蔬菜被雨水冲刷得翠绿欲滴,却少了往日的热闹喧嚣。

雨中的行人,大抵是些不得不外出的人。他们撑着伞,伞面被雨水敲打得噼啪作响。有的伞已经旧了,雨水便从破洞处渗下,滴在人的脖颈上,凉丝丝的。行人也不甚在意,只将脖子一缩,继续赶路。我想,他们心中大约在盘算着柴米油盐的账目,哪有闲情逸致去注意季节的更替。

雨下得久了,连泥土都发出一种霉味。这气味钻入鼻孔,叫人想起那些久不见阳光的角落,或是压在箱底的旧衣裳。偏生这霉味里又夹杂着几分草木的清香,混合在一起,竟成了这连阴雨特有的气息。人们闻惯了,反倒不觉其臭,只觉得便是雨天应有的味道。

雨终于停了。

那一日清晨,我推开窗,阳光如洪水般倾泻而入,刺得人睁不开眼。待适应了这光亮,才发现世界已变了模样。树叶不再是嫩绿,而是油亮的深绿,阳光照在上面,竟有些晃眼。路边的梧桐树叶变得更加茂密,在阳光下闪烁着光亮的光泽。蝉鸣声不知何时已响彻枝头,那此起彼伏的叫声,仿佛在宣告夏天的盛大登场。我这才惊觉,春已远去,夏已深了。

街道上热闹起来,车水马龙,行人熙熙攘攘。商场里,夏装早已摆满了货架,人们纷纷选购着清凉的衣物。水果店中,西瓜、桃子、葡萄等夏季水果琳琅满目,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小贩的吆喝声也响亮了许多,不再被雨声淹没。

没。一个卖瓜的老汉坐在路边,他的瓜堆得像小山,绿皮上还带着水珠,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几个孩童围着瓜堆打转,眼睛盯着最大最圆的一个,老汉便笑骂着驱赶他们。

阳光照在积水处,蒸腾起一片雾气。这雾气扭曲了远处的景物,使一切看上去都像是在晃动。一只黄狗趴在路边吐着舌头,它的影子缩在身下,短得可怜。几个妇人坐在门前的板凳上闲话,手里不停地做着针线活。她们的声音忽高忽低,偶尔爆发出大笑,惊飞了树上栖息的鸟儿。

池塘里的荷花不知何时已经开了。粉红的花瓣簇拥着金黄的花蕊,在绿叶的衬托下格外鲜艳。几只蜻蜓在水面上盘旋,偶尔轻点一下水面,激起一圈圈微小的涟漪。一个孩童拿着网兜追捕它们,却总是扑空,急得满头大汗。他的母亲在远处唤他回家吃饭,但他充耳不闻,仍旧执着地追逐那些飞舞的小精灵。

夜晚降临,天上的星星比雨季时明亮许多,银河横贯天际,宛如天神随手撒下的一把碎钻。偶尔有流星划过,引起一阵小小的惊呼,随即又归于平静。

我躺在竹床上,回想那连日的雨,竟觉得恍如隔世。春雨绵绵时,人们盼着天晴;如今天晴了,又开始怀念雨日的清凉。人心总是如此,对眼前的视而不见,对逝去的念念不忘。春去夏来,本是寻常事,却因一场连阴雨,叫人错过了季节交替的瞬间。

连雨不知春去,一晴方觉夏深。原来时光的流逝,从不因人的不觉察而稍作停留。

H 琼州风物 倪文忠

临高文庙街

每当我漫步在文澜江畔,文庙街在悠闲舒适的氛围下,好像翻开一部典籍深厚的文史巨著。在静水流深的文澜江畔,它像一位弄潮老人,不时地向你诉说他的经历与岁月的沧桑。

我生在农村,童年时,只熟悉故乡的羊肠小道。长大后,我到临高师范读书,住在文庙街附近的一条小巷里,一出门就与文庙街(后改称沿江路)碰面。从此,我对文庙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文庙街与文澜江畔是连在一起的。平时我在文庙街漫步,总是喜欢看沿岸一带的自然风光,看落日黄昏与晨光晚霞。这些如画般的美景,让我感到新鲜,百看不厌。

关于文庙街的情况,父亲告诉我,很早以前,文庙街曾有过一些明代的骑楼建筑,文庙街里的骑楼与海口及三亚的骑楼都不一样,海口与三亚的骑楼,似乎更便于饱览风景,身居其中,可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。

说起文庙街,父亲常常会突然地就沉默下来。父亲说,文庙街对面的河岸,有一座旧石塔,是旧时代里一些来自英国的传教士修建的。那个时候,这些远道而来的传教士,就住在相邻文庙街的另一条小巷里,他们的住所,是一座宽敞的四合院。这条街的名字也取得奇特,叫史劳街。在传教士居住的四合院里,长着很多古怪的树,其中还有凤凰树,是一处风景非常秀丽的所在。

这些英国传教士走南闯北,胸怀丰富的地理知识。据民间传说,当年,他们在文庙街对面修建这座石塔时,清政府投入了大量的银两。新建的石塔就在石桥边上,据说白天时的石塔会投下长长的黑影,像一条长鞭横亘着。老人们对于这石塔似乎并不十分喜欢,年深日久地,这石塔和文庙街也都渐渐地破败了。

关于石塔和文庙街的故事,父亲说了很多,我一一存进了记忆里。

如今的文庙街,已建成了水泥路面,路面平坦,四通八达。白天,人们到江畔看江流涌浪,流水欢唱,看白鹭戏水,落日撒银辉,或者听评书喝茶,讲故事。晚间,人们还可以随意地在江畔漫步。